

每逢星期一日出版 零售 每册五分  
 定價 全年二元一角 半年一元一角  
 郵費在內 國外全年加郵費二元

# 抗爭

## 外交評論

編輯 發行 抗爭週刊社  
 通訊處 上海環龍路一〇八弄  
 一號 中國國民雜誌社轉

版出日八十月四年一十二國民華中

### 訓政與國難

因甯粵兩方政見參差之故，而有九一八之瀋陽禍變，而有九一八之瀋陽禍變，而有九一八之瀋陽禍變，而有九一八之瀋陽禍變；因有團結一致，同赴國難之和平會議，而有中央政治制度之討論；是中央政治到度之本身，已顯示其不能適應於國難之環境矣。夫政治之原則，雖條緒萬端，取捨不同，然其大本，莫要於循名核實，責任明了，使民衆對於政府之措施，饒生其信仰擁護之心，人人自致於最有效而適宜之地位，以宏濟國難。若是者，率全國之人才，團結為一，以之戰，固可以驅強敵於國境之外，以之和，亦免城下之盟之恥。即或不幸而敗，臥薪嘗胆，生聚教訓，十年之後，國仇可復。然而今之政治，其清明之狀，果足以副此實乎！雖愚者亦知其不能，假其能之，甯粵兩方政見，早已融洽為一，睽隔不生，何來九一八之外侮哉！

是以今之政治制度，不足以禦外侮，不足壓國人之望也明矣。故當甯粵和平會議之際，有識者之眼光，首先注意及此。其經討論而見於實行者，如國府主席

第八期要目

訓政與國難 主 張滬為自由港說之由來  
 馬占山重整旗鼓乎  
 政府應如何作長期之抵抗  
 禦侮之要素  
 土耳其與中國  
 一計利三賢  
 外交大事紀  
 插圖九幅



之不負政治的責任，而以政治的責任，付諸行政院院長；又規定行政院對於國民黨之中央執行委員會，負行政之責任。此三者之間，彼此鼎峙，有如歐美立憲國家之責任內閣；國府主席，擬於立憲國之元首；行政院長其國務總理；而中央執行委員會，則其國會也。論其外表，模擬之狀，堪稱維妙維肖，論其精神，則如土偶傀儡，毫無生氣。何者？以中央執行委員會爲黨之代表，而非國民之代表，立場既異，而思慮所及，勢必先黨而後國。且主中樞者，又爲黨人，黨同之見，自所不免，雖賦以課責行政院之大權，然同黨相恕，亦不免於曲解而迴護之。就令中央執行委員會不爲黨見所困，能省躬自悟，以民意爲歸，進退取捨，悉奉民意爲標準；當其代表民意與行政院相爭也，或理直氣壯，可以控制行政院之行動，或內部自生糾紛，反爲行政院所乘，又或彼此相持，莫能相下，至於百事停滯而不能進。凡此皆中央執行委員會課責於行政院，所必生之結果。然現行修正國府組織法，均無術焉，可以解決此類之衝突，故無論任何國家，其政治發生如斯現象者，如遇內憂災患，尙可支持，假如外侮，

欲使其迅赴事功，以馭非常之變，竊恐其遲滯而不敏捷也。故甯粵和平會議而能首先提出中央政治制度討論者，此種識解，殆爲數年來黨中差強人意之舉，惜乎其不能澈底，始之以摯誠，而終之以敷衍，視其新舊更革之程度，恰如五雀六燕，輕重維均，無可以軒輊之也。以甯粵之英彥聚首一堂，披誠相見，識解又既足以語於此，而其結果，乃僅爲皮毛枝葉之更動，於根本大計，乃略焉不談；得無朝三暮四，名實未虧，而喜怒爲用者乎！此所以甯粵和平會議之後，又繼之以一二八淞滬之慘劇也。

雖然，黨國柱石，集甯粵之英彥於一堂，其宏謨碩畫，所以計議應付此次國難者，又曷嘗不知全國團結之要，觀於首先提出改善中央政治制度之後，又繼之以國難會議。假令黨國諸賢，自信於應付於國難，有成竹在胸，綽有餘裕，則逕以政府之能力應之亦足矣，又何取於召集國難會議？而其所以召集者，蓋明示黨國當局之思慮，未盡週密，計畫未盡完善，因應國難之機密大計，未盡確定，而有待於全國人民之意旨，以爲秉承也。著者認爲數年以來，政府之舉措，以此舉

爲最愜民心；且其所召集者，皆國民黨以外之人，即國民黨之政敵，亦竭誠敦聘。蓋政府表示其與民衆接近之態度，坦懷相示，樂聞國中之真正輿論，兼樂聞國中政敵之異議也。惜乎！蕭規不能曹隨，因政局變動之故，繼之者莫測所以召集國難會議之真意，或知之，而又故爲示異。致熱誠赴難之會員，以限制範圍而却聘，而沉潛觀望者，又請假而規避，遂使政府接近民衆之機會，反爲民衆所不屑參與。以誠始而以僞終，竊爲智者所不取也。

在國難期中，黨國之措施，其足以激勵人心，共赴國難者，祇此兩事，均有始無終，爲德不卒。嘗求其所以有始無終，爲德不卒之故，殆惑於黨中宵小之曲解，狃於訓政制度之不可放棄也。夫訓政制度，明規定於建國大綱，以縣爲單位，政府協助人民，籌備自治。是在訓政制度之下，民有自治之權，政府僅居協助之地位而已。非謂政府大權在握，一意孤行，不顧人民之同意與否也；民既有自治之權，則當國難之來，擴而充之，使其能參與於中央之政治，亦非建國大綱之所不許。且國難當前，截胥及溺，稍一處置不慎

，必將棟折榱崩，同歸於盡；是以當此危疑震撼之際，主中樞者，允宜以鞭辟入裏之手段，舉昔日不能團結之癥結，拔本塞源，廓而清之，以挽回既失之人心。若謂徒事株守繩墨，支離束縛於條文字句之中，坐視國難之臨，而束手無策，矇目待斃，亦非黨國負責者之所應爲也。且事有常有變，建國大綱之所規定者，常耳。當其殫精竭慮，草擬大綱之際，又豈能逆料訓政時期之半，有外患之來如今日者乎！竊謂建國大綱固未嘗積極的許人民以參與政治之權，然亦未曾消極的不許人民有參與政治之權也。以今日國難之亟，全國團結一致之需要，舍經用權，盡量容納民衆參與政治之權，揆之建國大綱，亦非有戾於訓政之制度也。且五院之制，明見於建國大綱第十九條，惟憲政開始時期始有之。然國民政府之有五院，已三年於茲，可見政府本身，已承認其入於憲政開始時期，獨對國民矚目之政權，乃吝而不與，執訓政之說以相拒，未免自相矛盾，其何以自解於建國大綱乎！是以狃於訓政之說者，動輒過慮，以爲民衆若獲參與政治之權，勢必尋瑕索垢，窘難政府；殊不知當局者苟能以天下爲公之心

，處理政務，則蚩蚩小民，惟有讚頌擁護之不暇，何窘難之有哉！苟政府而腐敗惡化，坐視其國家之威權，日就頹縮，上凌下替，不知整飭，使國勢有崩潰之虞，人心有陸沉之懼，則雖有雷霆萬鈞之力，猶不能鎮壓，況於訓政之說乎！是故堅執訓政之說，訕訕之聲音顏色，以拒民衆之請求參預政權者，其人非愚則蔽；致良法美意，不能運用，所以改革中央政治制度，與召集國難會議二事，論其動機，固廓然大公，而爲德不卒，其爲之崇者，一般宵小曲解訓政制度爲之也。

## 主張上海爲自由港說之由來

平民

旬日以來，開關上海爲自由港之說，甚囂塵上。各團體開會以反對之者有之，主持外交人員辨謠者有之，甚至市政當局否認者亦有之，究竟此說之提出，由於何方？不能沿流溯源而尋究之，以見其實事之所在。

上海輿論間，首先揭載反對自由港之說者，爲申時電訊社四月九日所發之稿，而時事新報於該日晚刊載之，翌日各報亦載之。惟申時電訊社

雖然，以訓政而論，負訓政之責者，其態度當如師保之訓育子弟，言行不苟，以身作則。乃汪院長申明國難會議討論之範圍，限於綏靖，禦侮，賑災三項，致灰熱誠赴會之心，至於通電却聘。然據四月十三日，報載國難會議之結果，乃又產生國民代表會，其職權爲預算決算，國債，重要條約三項。是此種代表民意之機關，與綏靖禦侮賑災無涉也，其亦有逆臆其言之兩歧者乎！昔人徒木示信，欲民之從之也，而今之居民上者，乃自毀其信，又何責於民之不從之哉！

所發表者，其消息由紐約而來，謂「華盛頓現已不贊成上海設立自由市之計劃」云云。足見自由市之醞釀由提議主張，經過討論研究，已到反對駁斥之階段，我國之輿論始知之，民衆始興奮反對，抑何其關於國際消息之如是隔膜也。在東京方面固謂不贊成，然究竟其提議主張者又屬於何方面乎？平情而論，事必有因，斷不能無故而生。且其事能召國際上之注意，則其提出者，必屬

於外交方面之人無疑也。

本刊三月廿一日第四期，譯載有香港南華報之社論一文，標題爲『上海之形勢』，亦英人反對上海爲自由市者，其要點如下：

「有日人新近急遽由滬回東京，主張上海爲自由港，如歐洲之丹色 Danzig，其實上海不類於丹色，以丹色之居民，各種族皆有之，而上海則絕對多數爲中華民族也。有人主張變更上海之組織，以求符合於丹色，然此類政變更之事，須中國人同意始能爲之。」

南華報此論載於該報三月七日，則其所謂『有日人新近急遽由滬回東京』云云者。此日人之急遽行程，最早當在二月之末，其時我之十九路軍，尙未撤退至第二重防線，以當時戰爭之猛烈，雙方之軍事當局，亦無從逆料其結果如何？而此日人者，竟負重要使命，急遽由滬回東京，向其當局，主張上海爲自由港。則此日人在滬所接洽之人，究爲何方，我國民能否想像之乎！

嗟乎！手揮五絃，目送飛鴻之手段，固不必天竇聰明，首出庶物之人傑始能之，而拈斤播兩

之市僧，於其投機市面，亦能買空賣空。外交上之變幻詭譎，撲朔迷離之狀態，常易於使人墮其術中而不自覺，卽如開上海爲自由港之說，始之僅二三宵小僉壬之奔走，終之乃釀成國際上之波瀾焉。當時本刊之譯載該論者，亦以日人一方之擬議耳。故直譯之，存而不論，庸詎知其事隔一月，乃成爲國際上之論壇。

天下之事，始於微，成於著。當此說之萌芽也，司外交者，應審察其說之何自而來，以何因緣而成，及早設法消弭撲滅之，不應任其披猖至此。今幸以美國不贊成之故，始爲申時電訊社所披露。不然，恐事實已成，吾民始瞠目驚覺，得不貽昏瞶之譏乎！猶憶此次國難會議開會於洛陽，外交部代表報告外交之經過，各會員不滿，以其報告，多爲報紙上之零篇斷簡，質問其此後之外交方針。該代表謂外交自九一八而後，一切外交大計，皆由中央決定，事實上成爲事務機關，無方策可言。——見四月九日時事新報——其措詞可謂語妙天下，究竟所謂中央者何指，發言失態矣，外交部獨非中央政府乎！

# 馬占山果重整旗鼓乎

難生

馬占山提孤軍與暴日鏖戰，敗退海倫，後乃參與於滿洲偽國，輿論鄙其失節。著者於四月四日本刊第六期著有『馬占山之功罪』一文，憫其孤軍援絕，縮三省兵符之張副總司令，坐視其敗亡而不救，雖窮途變節，究與生心外畔者不同，且謂其處境與李陵相似。不謂旬日之後，馬占山竟有重整旗鼓之通電，可見人心未死，漢室中興，不爲不義屈之言，當可爲馬占山頌矣。

夫以數日之間，失地數省，一聞敵兵來攻，卽望風逃命，棄械乞降，曾不敢稍存抗拒之念，國家傾其歲入，以豢養此類無用之兵，實有國者之醜。顧其間乃有馬占山其人者，出身行伍，與飽受教育，得有湛深之國家觀念不同也。位僅旅長，與司令長官之擁據地盤，能自由撥餉撥械者，又不同也。一旦忱於亡國之痛，遂奮不顧身，率其孤軍，與敵相抗，不計成敗利鈍，惟冀留我民族之正氣於天地間，觀其動機，已知其與懷位嗜祿，貪生怕死之徒，迥異其旨趣矣。是以雖力屈而敗，亦不過暫時隱忍，徐俟時機，以報於國

家。故其通電叙黑垣戰敗，退往海倫，及援哈計畫，爲暴日發覺，以重兵來壓，遂

「反復思維，欲解決目前難關，惟有相機應付，緩敵進擊，庶可保存我軍之實力，俟時機一到，再圖反攻，並可藉探日人侵略我方之真確計畫。故不惜冒險赴哈，會晤日本多門中將，本虛與委蛇之宗旨，搪塞其間，而東北一線之生機，庶得保留，此占山應付日人經過之曲折苦衷也」。

其後分叙其往瀋陽晤日本關東司令本莊繁，往長春晤駒井，板垣等，瀝陳其不得已之苦衷。綜觀其經過，所謂不得已之情形，真僞莫悉。然舍經用權，任大事者多爲之。惟有一義於此，非其人素有所樹立，誠懇真摯者，萬勿輕用。蓋經權之際，一出一入，關係於人格者甚大，往往有經固舍之，權尙未用，馴至流言遽起，衆畔親離，不可收拾，其結果惟有負己負人而已。是以馬占山之不得已，觀其通電，誠可告無過天下；惟其至哈爾濱，至瀋陽，至長春受僞國陸軍部之職

，已輿論譁然，而部曲至有離而畔之者，則馬占山生平之待人接物，其誠信或尙有未孚者乎！

雖然，通電已出，重整旗鼓，義無反顧，則數月以來，蒙譏詭謗，自可湔雪。此舉不惟於馬占山個人之名譽人格，可以恢復，且於我中華民族之地位，亦藉之以爭輝也。自暴日侵略以來，所向披靡，其間能以孤軍抗拒之者，北有馬占山，南有蔡蔣及張治中諸人。偌大中華民國，年耗

## 政府應如何作長期之抗抵

兼善

軍費，幾及歲入之全，以養軍人，而軍人之無氣骨至此，非走卽降，軍事當局不能辭其咎也。意者其亦有不得已之苦衷，須待將來之事實，爲之剖白哉！若然，則請及身爲之，毋使蒙垢而死，含恨九泉。昔人詩云：周公恐懼流言日，王莽謙恭下士時，假使當時身便死，一生真僞有誰知。殆爲若輩說法也。

團結一致共赴國難的甯粵統一政府產生後，未及週月，而一二八淞滬的禍變突發，中央政府爲避免暴力威脅，遷移洛陽，以謀長期之抵抗。新都甫告奠定，中樞衡情審變，適有四屆二中全會之召議，迄最近更萃蒼全國英材，又揭國難會議的序幕於行都。前者是團結黨內領袖以貫徹共赴國難之旨而召集的，後者是羅致全國英俊以協謀長期抵抗的大計而召集的。這兩個會議所參與的人物，自有其各個的立場的不同，然而在中央政府所以召集這兩個會議的目的，則無二致。蓋

中央政府固知非先團結黨內領袖，不足以言共赴國難，非先羅致全國英俊，也談到長期抵抗，所以這兩個會議是負有極重大的使命，中華民族能否從此脫除帝國主義的羈縛，由萎靡弱衰的狀態而躋於列強之林，得到國際上的自由和平等，就看當局共赴國難的決心的程度如何！長期抵抗的計劃是否統盤籌算？可是這兩個會議像流光逝水的過去了，由四屆二中全會的不畏暴力長期抵抗的通電，而至國難會議的用武力與外交抵抗到底的決議，都使我們民衆感覺着無限的失望了。

由過去東三省陷落以來，政府啓示我們民衆的何嘗不很漂亮，說有全盤的計劃，作長期的抵抗？又何曾說過要忍辱屈服於暴力底下，以簽訂喪權賣國的條件？但是自去年九一八瀋陽禍變而至一二八淞滬戰發，擾攘了五個月了；由一二八

何以不增派大軍援滬的電報。舍此以外，報端揭載，非某鉅公昨日由洛返京，則爲某要人今日由京來滬，或則今日飛京，明日赴洛，長途僕僕，可謂不辭勞苦之至了。然究其實，衰竟諸公是爲長期抵抗而來乎？抑爲共赴國難而去邪？我輩烟

## 本刊啟事

(一) 本刊出版以來，謬承各界不棄，紛紛來函訂閱，并有聲請由第一期起補寄者，惟是本社每期存書無多，無以應命，抱歉至深！嗣後讀者諸君如欲接續購覽，請直接向本社預訂，當依期寄上，決無有誤。

(二) 本刊立論純正，態度公開，社會人士早已有目共覩；海內外不乏明達之士，於此民族國家命運陸危之際，發抒偉論，以挽汪瀾，亦匹夫應盡之責，本刊既站在民族國家之利益而言，對諸君子所貢獻之救亡大計，自當盡量爲之披露，并擬薄具酬金，以答諸君子爲國宣勞之誼。

(三) 本刊爲暴露殘日之暴行及我軍之奮勇，故每期均加插圖片，使國人觸目驚心，茲更擬充實其內容，特懸重金，徵集此項圖片，倘有個人或團體慨然割愛，則匪特本刊增光，而讀者亦拜賜多耳。

淞滬戰發，而至三月二日我軍撤退第一防線，又擾攘了月餘了；由我軍撤退至第二防線，而至現在所謂停戰撤兵會議，又擾攘了一月有半了。我們所聞的是，全國民衆反對政府簽訂喪權賣國的條約的呼聲，我們所見的是，全國民衆質問政府

幕蟻民，那測得到當局之高深呢！不過政府屢次宣言共赴國難，共赴國難不徒託諸空言，就應具了絕大的決心；至如長期抵抗，尤應通籌全局，從長計議，不能毫無準備，臨事周章，故軍事上須有準備宜矣，外交上須有準備宜矣，交通上須





一之地陣軍我



二之地陣軍我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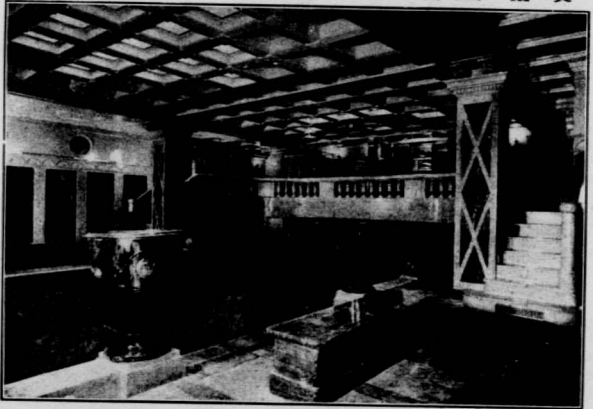


活生之兵士內壕戰



(圖上) 餐堂

(圖下) 浴室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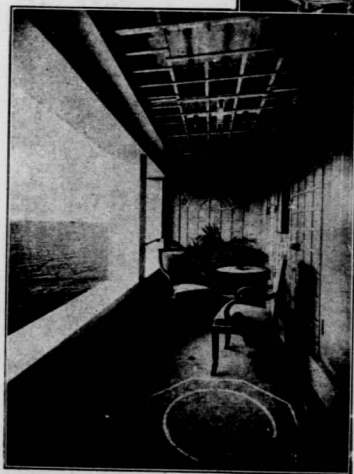


“Georges Philippar” 號

爲法國郵船中東設最華麗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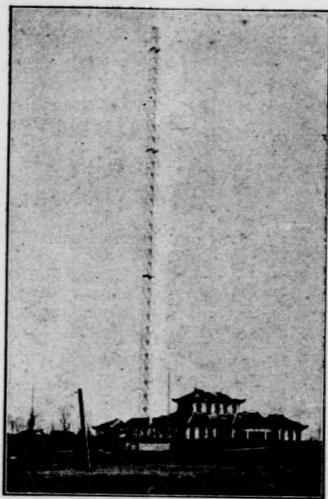


寢室內



外寢室

爲之攝影，藉新國人之眼  
 簾焉。



台電綫無淤吳之下蹄鐵日暴



車卡之燬炸敵被

有準備亦宜矣。而戰時軍械之供給，糧食之支配，經濟之維持，教育之設施，凡此諸端，未有充分之準備，未經通盤之籌劃，遽言長期抵抗，適足以促國運之早屋，當局果具有共赴國難的決心乎？軍事上外交上交通上有準備之乎？戰時各項的問題亦有籌劃之乎？倘執此而叩諸我主持中樞的當局，想亦瞠目結舌，無以應答。惟當着這寇入腹地，國難日亟之際，當局向來的隱約曖昧的態度，委曲求全的行動，非掃蕩而廓清之，我們民衆委實萬分疑懼。在政府固侈言長期抵抗，怎樣才可以長期的抵抗？我們實在找不到政府有什麼整個的具體的計劃，祇實業部籌備開採硫磺礦，建設鋼鐵廠，……這幾樁事還可以說是作長期抵抗的準備，可是我們民衆因爲目前禍機的危急，也許未注意到這個根本的要圖。

## 禦侮之要素

南溟

本來陳公博氏就長實業部之初，即有振興實業的五年大計劃，以爲發展國民經濟的基礎。但是五年計劃怎樣的按部就班的來去實施，就陳氏所言（一）借用外國資本，（二）利用外國技術。然而在世界經濟凋零的今日，也許有人懷疑陳氏是唱高調的，在中華民族危亡間不容髮的時節，或許有人譏議五年計劃是不急之務的。可是若果政府要是長期抵抗，統籌全局，就無論那一部份都須有整個的計劃，試想持久的抗爭，五年計劃也算長久麼？我們終感覺着政府總要決定了計劃，則十年或二十年也不爲過的，倘若一味因循苟安，徒言共赴國難，而沒有共赴國難的決心，空談長期抵抗，又沒有長期抵抗的計劃，民衆終可一時欺騙，而千秋百世，亦難逃青史之誅了。

禦侮之根本何在？在於精神團結一致，精神團結一致之根本何在？在於鎔鑄同異之政論於一爐，政策由之而立，國是由之而定。政策國是立

矣，乘之以安內，內可安，本之以攘外，外可攘，此禦侮之要素也。至於整軍經武，簡料師徒，補充軍實，籌畫軍費，鞏固國防等等，皆末耳，

非根本之圖也。天下未有國本不固，國是不定，而能言戰者，是以已知彼，百戰百勝，決策廟堂，先立於不敗之位，以待敵之可勝，所謂伐交，伐謀，伐策者皆此類也。

然則同異之說若何？曰，以政治之複雜，人類之不齊，舉任何一問題，總有見仁見智之識解不同，由是異議之政論生焉。大別之爲正負兩面，細分之又有若干支派。各同其所同，而異其所異，其大同而小異者，集於一方，而大異而小同者，又集於一方，壁壘既成，意見自異，入主出奴，是丹非素，而皆各欲以其說求治天下，此同異之說也。以今日之政象而論，在朝者爲一同，視在野者爲異；而在野者亦爲一同，又視在朝者爲異，同之與異，各有其是非，互爲詬難。至在朝者，有利祿政刑之維繫，宜若可以大同矣，乃審察其實質，其同之中，亦有立異者。在最近的過去，甯一異也，粵又一異也；再推而上之，粵之四全大會，一異也，擴大會議，又一異也，其他久遠，難遍以列舉，亦各是有是非，互爲詬難。綜計其同異之所立，皆由於立場各異，見仁見智，思欲以其說治天下，由是黨同伐異之見生焉。

。於是小之則鈞心鬪角，大之則約從連橫，舐排異已，以求其從同於我，於是天下遂紛紛矣。故推黨國伐異爲害之所至，則凡今日机捏不安之政象，不死不活之人心，或和或戰之禦侮，態度曖昧之政策，皆此四字作祟於其中也。苟此毒不去，豈惟外侮無可禦，即欲求一平平穩穩之政局，亦不可得，馴至無聲無臭，崩潰分裂而國亡。

國中既有黨同伐異之私見，深中於人心，牢不可破；則彼此之間，相交以詐，相虞以術。即有良法美意，其出同黨者，則標榜之以爲利國福民；其出於異己者，即詆誹之爲擾民病國。故其平章國是，毫不平心靜氣，從客觀立論，惟斤斤焉以本身或本黨之利益爲從違。立於正面者如是，立於負面者亦然。故天下滔滔，惟見黨爭，當國家危急存亡之際，即有謔言正論，足以扶危定傾者，無論其立於正負何方；懷同異之見者，輒以爲私有作用，劫持其議而奪其氣。遂使有志之士，目睹國家之危殆，鑒於黨同伐異之劇烈，箝口結舌，不敢有所論列，懼其策之未必見採，施行而有效，先召正負兩方之疑忌也。夫外禦責臨，國勢危殆，有志之士，相卒緘默，退立於旁觀

之地位，立國如此尙復成爲國乎！是故黨同伐異之見，一日不除，而禦侮之舉，亦一日不能實行。然則黨同伐異之見，究如何然後泯除之乎？以今日之人心，浮躁輕淺，目空一切，邁往前進，排除異己，懸競爭之說以爲鶴，而黨同者又復搖旗喊吶以助之；於是瞑目不顧，橫衝直撞，如鬪鷄，如走狗，奮鬪至不達其目的不止。同異之陣勢既成，而奮鬪之繚繞，固結而不可解，於是黨爭成爲鷸蚌，而外侮乃其漁人。是知欲伸已說，排拒異說，以成獨占之局者，在事實爲不可能，勢必紛亂而同歸於盡也。抑知一議之成立，而能顛撲不破者，其中蓋饒有真理之存在，故與其抑而排之，無甯取而存之，兩議並容，攝其菁英，棄其糟粕，以相容代相競。而政論之柄鑿，黨派之水火，果能以相容代相競也，則其獻議於輿論之中，或舒懷於議壇之上，當然盡量發揮，餘蘊不留；及其採而施於實行，或折衷而兼容，或採其一而擯其一，兼容者，正負之理，以相容之故，道皆可行，一採一擯，被擯者，雖獻璞受刖，然真理內蘊，亦可照耀於天壤也。要之會議制者，主旨在於避免獨裁，容納異說，所以同異之見

，可以盡量以陳，獨其結果，則以多數爲歸；是以多數少數之分，非設理有真僞，事有是非，特多數之中，以其一說爲可用耳。是以在歐美之會場議上，當其發言，正負雜陳，及其結果，則多數少數之意見，同一整理，列入報告，供研究者之批評焉。惟同異相容，多數者，固不因一時之倖而驕驕，少數者，亦不因偶不之屈而憤怒。彼此尊重於相容之中，一則握國之柄，行其所志，一則退而在野，繩其實效；而握國柄者，不以在野，藉在朝權威之力以排擠之，故必休休有容，許其異議之存在，批評國政之得失，由是言論自由生焉。許其異議者之活動，結合團體，討論國政之隆汙，由是政黨集會結社生焉。故近世之國家，其根本法莫不規定有人權保障一章，其項目則列舉言論自由，集會結社自由等等，幾於國國如是。在淺識者流，以爲人類生而有人權，不容政府之蹂躪；此說固也，然尙非其精義所在，其精義乃在調和國內同異之兩大勢力，使之相容。其握政柄而在朝者，以名利所在之故，林林總總之徒，當然趨之若鶩，而其剛健有氣節者，亦自有其獨到之主張，不肯苟同而趨於立異；不肖者

既居政府之地位，往往濫用其勢力，以排擠乎立異者，此各國之根本法，所以列舉明白規定保護

## 中國與土耳其

在土耳其革命首領凱末爾未掌握政權以前，土國的國勢是處於風雨飄搖之中，軍閥政客飛揚跋扈於內，各國帝國主義壓迫於外，土國在這殘忍暴橫勢力壓迫之下，受到無限的恥辱與痛苦，比之今日中國的情況，一樣相似，在國際上說，要算這兩個國家為最可憐的國家了。

在歐洲人們的心目中，認定一是遠東的病夫，一是近東的病夫，皆飽受過帝國的主義的火藥，同時，被人割掉了不少的土地；還任人無理的屠殺，因為地勢的扼要，和列強互相的猜忌，又曾經被過列強做了數次的大戰場。其在中國的，則有日俄之戰，青島之戰，東三省之戰，至最近上海之戰。其在土耳其的，則有一八五六年的克里米亞之戰，兩次巴爾幹之戰，就是一九一四的

人權，使之消極方面，不能黨同伐異，而在積極方面，必須同異相容也。（待續）

何德

軀恢復變為康壯的青年了。而中國呢，依然故我，至今還在作着和平自由的嚟夢。

自滬戰停止後，和平會議開了十數次，但是至今仍無解決之望。日方還以苛刻條件要求我方接受，同時一方面以軍事威嚇我軍陣地，這種無誠意和平的矛盾事情紛至沓來，將來怎樣的遞賣，我們是不難測度到的。

因此，使我們又自然地聯想到土耳其來，當一九一九年五月希臘軍隊侵入土國的士麥那，迫土政府割讓土地的時候，希軍運給充實，交通又極便利，又有列強暗中援助。土國戰敗之餘，精疲力倦，餉械兩缺，這自然遠不及希軍了。可是當時土國的人心未死，悲憤滿胸的國民，深知此時是土國民族生死關頭，他們寧可戰敗而死，不願亡國而生，故在七月，土國國民軍及其政府，在凱末爾指揮統率之下，遷都到安哥拉去，一



時全國之英後，皆聞風來歸爲國請命，他們在第一次和希軍交戰，一敗塗地，這是當時得到不幸的結果。

至一九二一年八月，英國召開倫敦會議，想運用外交手腕，來幫助希國解決一切，後來土國不肯，而極力反對非法的條件，故會議無結果，於是英法意各國遂宣告中立，可是希國爲着目的不達到，又積極準備第二次戰爭，想直攻到安哥拉，據佔土國政府的所在地，假如這樣做下去，定可以達到他們的願望。

土國也環顧自己的地位是危險，於是冒死應戰，全國有志氣的青年，到前線去拚命，將軍凱末爾也親到戰地督戰，此一役也，卒能逃出難關，卒能把希軍完全擊退，列強方面，空氣又一變了，同時，列強亦發生衝突，英祖護希，法則暗助土。於時，土軍猛力與希軍應戰，意大利看土未可欺，遂撤退駐土軍隊，使希臘軍隊處於孤立無援之境，隨後英法意發起巴黎會議，想把土國與希國過去一切的糾紛解決，可是土國方面，要求希軍立即退出他們的國境，然而希臘不肯休罷，因此會議又歸於失敗，於是又發生第三次希土

的戰爭。這次土軍方面，勇氣加倍，希軍經過二次的挫折，不能久戰，且內部又擾亂起來，土軍乘此機會，打得希軍落花流水殺到希臘去了！

本來土耳其是歐洲大戰戰敗國之一，在戰前，不能不受帝國主義的欺凌與虐待，至戰後數年間，民族靈魂興復起來了。

在國際上拒絕了列強無理的要求，打敗希臘，算是驚動世界的一件大事。雖說這是凱末爾將軍偉大的功蹟，縱然敗了數次，卒能以全副指揮的精神，鼓動士兵上前衝鋒殺敵，可是非土國的民族的自覺，想也不能得到今日國際上的自由與平等了。

想到中國呢，使我們有無限的痛創與無限的奮恨！

慣於求一時和平的中國人，十足是表現着奴隸性的深刻化了。不然的話，我們應極力反對一切辱國的和平會議，而擁護公理正義的和平會議；現在和平會議停頓了，第二次的戰爭導火線已隱伏着，戰機隨時都可以爆發的，我們要學土耳其這樣堅苦忍耐的拚命抵抗敵軍，把我們的力和

血，集中在中華民族旗幟之下，開着大步到前線去，這才可以渡過民族淪亡的難關，而獲得最後

## 一 計利三賢

游氓

李烈鈞氏近在行都發表談話一則，自詡爲一計利三賢。其言滔滔，於汪胡蔣三人之主張，有所疏解。李氏年來，蓋萃意於全民政治者，觀其歷次所發表之政見，及向一中全會所提之保障人民言論出版集會自由之案，可以窺見氏之主張矣。此案在於一中全會，結果如何？吾人置身局外，無從知其究竟。然觀於李氏此次所發表之談話，則謂「一中全會，曾詳加辯論，未特提出政黨二字者，蓋政黨已包含在集會結社之內也」。政治開明之國家，本應容許國民有批評討論政治之權。蓋國本所關，本應爾爾；平時不容許其置喙於政治之批評，活潑自由運用其意志，則國難貴臨，詎能得其死力？爲政有本，李氏知所先後矣。

至關於國難會議，李氏亦有卓絕之見，其大意「以爲此次討論問題，當首重政治，從根本上將國家大計決定之，是在政府與會員諸君，確以

的勝利呢。

以共赴國難之精神赴之，」是所謂政治，則其範圍不限於剿匪，禦侮，賑災三項也明矣。彼蹶弛之士，懷材欲試者，實不可勝數，要在政府能有以鼓舞其敵愾之心，共赴國難而已。使限以範圍，桎梏其意志，厭厭無生氣，則蹶蹙者，豈有可望望然去之乎！剿匪與賑災，又胡可以言國難？李氏其亦感慨繫之矣。

又「外間以爲本黨要人之頭腦，在野則清明，在政則混沌者，乃故爲譏辭也。」雖然，言不顧行，行不顧言，乃鄉愿之常態，非所期於今日之黨國先進，且今日國人之翹首望治者，乃望黨國先進之行，非望其言也。使以言爲貴，則「打倒日本帝國主義」之標語口號，亦云多矣，胡爲尚有今日之國難？言論者乃在野者藉以明志，非佩符握璽之徒，所能藉口。不然，朝而南京，暮而洛陽，此令云云，議決云云，似此憧擾，亦求治耳。求治不得，乃設爲清明混沌之說，諉爲外

聞所譏，假令外間不譏，讚頌為太平盛治，則又如何？言行一貫，乃政治家負責之道德；李氏全篇談話，允許為頭腦清醒，獨於此談，猶未免有

阿達之意也，是殆所謂明察秋毫，面不見與薪者乎！

四月一日脫稿於洛陽

## 上海事變後外交大事記

三月廿四日

中日停戰撤兵會議在英領署正式開幕，會議內容大致根據上次議決之三項基本原則之第一項。

日政府否認包辦偽國，外部特電日使館再加駁斥。

外部向日抗議日機飛偵蘇杭，并電顏惠慶請告國聯。

郭外次聲明中國對國聯調查團行會無不滿意。

三月廿五日

美領向日抗議蔣牧師失踪案。

中日停戰撤兵會議繼續在英領署開會，關於基本原則之第一項談判頗順利，至談及基本原則之第二項因日提無理要求，幾至破裂。

羅外長及郭外次分別發表關於中日停戰撤兵會議之談話。

國聯調查團接見各界代表。

三月廿六日

中日停戰撤兵會議繼續在英領署開會，中日雙方代表同意組織共同委

三月廿七日

國聯調查團分道離滬入京。

中日停戰撤兵會議停開。

日芳澤表示撤兵由圓桌會議決定。

國聯調查團分道抵京。

日對國聯提出第十五條表示不滿，盡力放退出國聯空氣。

三月廿八日

中日停戰撤兵會議開第八次會議，日方對撤兵問題仍堅持前議，又對我軍駐防一項亦思修改。至同時舉行之小組會議結果則須請示各總代表。

汪院長羅外長款款國聯調查團。

三月廿九日

日領爲王賡被捕事函復美領。  
中日停戰撤兵會議繼續開第九次會議，會議內容約分五點：(一)停止雙方軍事行動之敵對行爲，(二)中國軍隊仍駐紮原防，(三)日軍撤兵地點與日期，(四)混合委員會之組織，(五)對於會議協定之簽字日期，以上五點，第一項正式通過，第四項亦經雙方同意，第二項如日方能實行撤退，吾方自亦贊同，第三項則因日方態度強硬，討論迄未接近仍保留，第五項則待上述四點完全同意後，始能決定。  
各團體救國聯合會函告郭外次對日勿遷就。

四月一日

訓令白川司令遵守六項意見。  
中日停戰撤兵會議大會與小組會議同時分別舉行，日對撤兵仍不讓步，會議毫無進步。  
國聯調查團謁總理陵後，并招見各界代表。

中央委員歡譙國聯調查團。

國聯調查團三次與國府要人交換中日外交之意見。

顏代表將所接郭次長關於中日停戰談判迄無成功之各電，轉達國聯。

國聯調查團四次與國府要人交換意見，我政府擬定一意見書致調查團

內容：(一)中日甲午前後之國交

，(二)中日歷年之懸案，(三)東北

鐵道之關係，(四)遼案突發之真象

，(五)上海事變之經過，(六)和議

談判之進行(七)我國政府之意見。

中日停戰撤兵會議停開。

國聯調查團接見報界，當晚與中日

代表顧維鈞吉田等離京赴漢。

外部向日使嚴重抗議傀儡政府強劫

東北關鹽稅。

公共租界納稅華人會函工部局主張

直接受戰事損害區域之巡捕捐，一

律豁免。

三月三十日

中日停戰撤兵會議大會停開，小組則仍繼續舉行，但毫無結果。國聯調查團再度與國府要人交換解決中日間一切糾紛意見，并接見各大學代表。

三月卅一日

日參謀部如對英方提出折衷案，特